



国防纪事

从防空洞向外望去,天空还在飘雪花,纷纷扬扬,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网住了天空,网住了群山。

前线战火燃烧,硝烟弥漫,炮声不时传来,野战救护所医护人员正待命出发。

三八线马良山,高旺山一带,防御战即将开始。上级要求野战救护所向靠近,以便及时抢救伤员,全所从药品器材到生活物资都做了充分准备。恰巧国内补充来10名新卫生兵,男女各5名,其中最小的女兵闻淑莲刚14岁。新来的5名女兵和原来5名女兵组成了十姐妹女兵班。

班长是1949年入伍,年仅18岁的北京姑娘石景云。她看到初来乍到的小闻,便问:“你家是哪儿的?”

小闻回答:“沈阳郊区林盛堡那疙瘩!”

石班长又问:“在哪儿培训的?”

小闻答:“飘儿屯那疙瘩!”

这个沈阳小女兵闻淑莲言语中常带“这疙瘩”“那疙瘩”,同志们风趣地称她“小疙瘩”。

石班长看到小疙瘩天真活潑的样子,又问:“你这么小年龄入朝参战,爹妈舍得吗?”

小疙瘩怔了一下,脸上露出淡淡苦色:“从我记事起,小鬼子占领东北,父母领着我和弟弟到处流浪、讨饭,从沈阳一直逃荒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我8岁那年,父亲就离世了。后来回到沈阳郊区农村,母亲带着弟弟改嫁,我跟姥姥相依为命。读小学5年级那会儿,赶上部队来学校征兵,招收卫生学校学员,我就和班里几个女生一起报名,被批准参军。又经过几个月短期培训,我们就来前线啦。”

我听了小疙瘩的讲述,伸出拇指说:“你小志气大,好样的!”

按原定计划,救护所出发是夜间行军,可突然接到上级通知,吃过早饭就要出发。有人纳闷,问班长:“过去都是夜间行军,这怎么改成白天啦?”

石班长回答:“外边下大雪,雪雾天敌机来的概率极小,是我们行动的好时机。”

十姐妹女兵班同救护所的战友们一起,冒着风雪翻山越岭来到三家里附近的一条河边。这条河仅有的一座桥已被敌机炸断,河面有数十米宽,河水湍急,飞舞的雪花笼罩河面,眼前一片苍茫。我担心女兵们能否跨过这条河。

石班长走过来,对我说:“小侯,你和小闻一般大,你是男子汉,帮她背点东西。”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小疙瘩的药箱挎在我脖子上。

我对石班长说:“放心吧,我一定把小疙瘩的药箱带好。”

小疙瘩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我,目光里饱含感激之情。

所领导挑选几名身强力壮又会游泳的男兵下河探路,探索出一条过膝深的过河路线。河水冰冷刺骨,但任务紧急,必须过河前移!大家团结互助,保护好脱下的衣裤、炒面袋、药品、器材不被河水浸湿。行动快的男兵已蹚过河到达对岸,放下东西又返回接迎,并对女兵呼喊:“我来背你们!我来背你们……”女兵们不甘示弱,大声回道:“我们自己过,我们能行!”

石班长关心地问:“小疙瘩,在家蹚过河吗?”

“我们那疙瘩没有河。”

“那你同芦苇廉大姐结伴互相照顾。”

## 女兵过河

侯炳茂

10名女兵齐刷刷在河边脱下棉裤、袜子、鞋,捆绑在背上。两人一组,手拉手蹚着冰冷的河水,迎着翻滚的浪花行进。雪光水色映衬着她们的绿军装,宛如朵朵青莲游过水面。

冰冻的河水像钻透了我们的骨髓,腿上肌肉跟抽筋一般疼,脚底光溜溜的,不知是冰块还是鹅卵石,脚掌脚趾被冰水冻得难以伸直。小疙瘩深一脚浅一脚地紧随我们后面,还为我们加油鼓劲。

我过河后放下携带的器材,立即返回。看到个子较小的疙瘩走到深水处时,河水已快没过她的大腿,我赶紧把她架起前行。她已冻得发抖,但还坚强地硬挺着,不叫一声冷,只是说小肚子一阵阵疼痛,我安慰她:“你肚子可能受凉了。”

还未到河岸,石班长发现小疙瘩大腿根往下直流股红的血,混在清澈的河水里漂流扩散。石班长急忙说了句:“小疙瘩倒下了!”她在一旁说:“我们一直架着她呢,没离开她,没离架。”只听石班长挤出一句话:“傻小子!你不懂,胡说啥呀!”

不多时,我们到达对岸。石班长叫几名女兵围过来帮小疙瘩穿衣,并问她:“你是第一次来例假吗?”小疙瘩说:“什么是例假?我是冻得肚子痛。”石班长告诉她这是女孩子的生理期,并嘱咐她注意卫生,防感染。

我望着流动的河水,闪烁的浪花向我微笑,哗哗的水声似在为女兵们歌唱。

到达目的地大乌里时,石班长兴奋地说:“咱们唱一首歌吧!小侯,你来指挥。”

我起了个调子,指挥大家唱起来:“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呀,遍地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美国兵呀……”

歌罢,不知是谁调皮地说:“是啊,遍地开红花,连这冬季的小河也绽开了红花。”

石班长嗔怪道:“去你的,别和志愿军女兵开玩笑,这小河留下了女兵永远忘不掉的记忆。”

又爆出男兵女兵们一片开心的笑声。这是打败困难后胜利的笑,是向志愿军女兵致敬的笑……

今老百姓家中逢年过节都要为他祭上一盘瓜果、一盘饺子。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高尚的灵魂却能超越时代而永生。

“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重温白求恩的这段话,我感受到直抵心底的震撼。大医有魂,其“魂”就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白求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被浓浓的幸福包围着,因为他用自己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无数伤员解除病痛,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升华,从而赢得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这是多年以前,我们经常感动的往事;这是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唤起的记忆。不远万里,你带来和平的希望;出生入死,你拯救战争的创伤;生不生息,你走在英雄的路上;永永远远,你在我们心上。”那天,离开唐县白求恩纪念馆时,我听到电视连续剧《诺尔曼·白求恩》的主题歌响起,那深情的歌声升腾在唐河上空,久久地回荡在我的心中……



一瓣心香

# 为兵而歌

■孟峻

价小曾的音乐:“不是专业的华美,却是少有的特色。”

曾有战友做过一项调查:如果有条件让基层官兵写一首军旅歌曲,他们会把什么写进歌里?调查结果显示,70.1%的官兵把票投给了“军营生活的点点滴滴”,67.8%和51.1%的官兵选择了“并肩战斗的战友情谊”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这或许是小曾的歌能留存于战士们心的根本支撑。他用抒情的慢板唱他的老班长,唱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布鞋的母亲,唱革命老前辈、唱部队战友友爱。那饱蘸基层生活色彩的真挚歌声,深深打动无数战士的心。

小曾说:军营是他的根。一路走来,他的歌声飘进无数边防哨卡,飞过高原兵站和无名小岛。“那些常年驻守高原的战士们带给我的感动无以言表。他们在边防雪山上走着你看都不敢看的路,在荒凉戈壁吃着你想都不敢想的苦。我看到了他们的孤独与付出,懂得他们对肩上责任的担当、对部队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他们皮肤黝黑、嘴唇干裂,明显比同龄人更显沧桑,但有着世上最朴实无华的笑容、最善良纯净的心灵、最坚毅勇敢的眼神……”

无名湖边边防哨所,海拔4520米。山高路险,陡坡弯急,进山的便道被当地人形容为“一条连鬼都不愿走的路”。小曾和队友到达后,头痛难忍、呕吐不止,照样精神抖擞地为战士们演唱。下山时,他们无意中看到在这不长树木的山石间,官兵们在石头上刻下的话:“请祖国放心,有我们的存在,就不会丢失一寸土地。即便倒下,也要将鲜血深入土地永不离开。”小曾说,那一瞬间,他再次感受到一名文艺战士的光荣使命!

“班长,你回来吗?”“班长,把这株兰草带回去吧,看到它你就像看到我们一样!”“班长,我们这里通电了!通电了!”“班长,这是女朋友给我的分手信,可我还是宁愿选择部队。”“班长,还会打仗吗?如果会,我又不容辞第一个报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中国画)

陈铭作

最早听说白求恩这个名字,是读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打那之后,我就特别留意与白求恩有关的人与事,对他的事迹熟稔在胸。山西省五台县的白求恩纪念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展览馆、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的白求恩墓、河北省唐县的白求恩纪念馆,我都曾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谒过,留下许多感慨和记忆。

白求恩在中国生活1年零8个月,仅在唐县就度过了11个月。当年,地处太行山麓的唐县既是革命根据地,又是晋察冀边区政治、文化的中心。走进坐落于唐县城北钟山下的白求恩纪念馆,只见整个建筑金碧辉煌,金拱飞檐,琉璃瓦顶,与绵延起伏的苍松翠柏交相辉映;红瓦青墙,曲桥绿波,布局宏敞,错落有致。由此,可以想到老区人民对白求恩情感之深。纪念馆内,陈列着大量历史照片和白求恩遗物,真实再现了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率医疗队奔赴马德里前线,抢救反法西斯战士;1938年1月,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医疗队奔赴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白求恩是当时全世界最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他穿过日军封锁线,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延安,他的命运就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起,他的名字也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在唐县,我沿着唐河逆流而上,追寻白求恩当年生活、战斗的足迹,听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转赴晋察冀解放区,见到聂荣臻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司令员同志,我的战斗岗位在哪里?”第二天他就奔赴60多里外的五台县松岩口村后方医院,并立即投入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不要把我当成古董,要把我当成一挺机关枪使用!”说完就动身去看望伤员。一个星期内,白求恩为521名伤员做了诊治;第一个月,他为157名伤员做了手术。

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的白求恩墓前,我与几位当年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不期而遇,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讲起白求恩的件件往事:一次,白求恩发现护士换药时,瓶里的药和瓶签不一致,他立即

## 永远的怀想和感动

■向贤彪

用刀把瓶签刮掉予以纠正,并对护士提出严厉批评。随后,他带领大家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对所有药品和标签进行核对,确认一切准确无误。还有一次,白求恩为一名重伤员做完手术后,为使其早日康复,他把从国外带来的奶粉冲泡好,一勺一勺地喂进伤员嘴里……

1939年11月11日,在参加黄土岭战役救治伤员时,白求恩不慎刺破手指,染毒病危,于12日凌晨逝世于黄石口村。在他病危之际,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嘱:“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我感到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作贡献……我有一些物品,两张行军床送给聂司令,马鞍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专门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展览馆里,我看到了当年由白求恩身边工



在战士眼里,“班长”是他永远的名字。他的歌穿梭在丛林里,飞翔在蓝天中,飘扬在大海上,如此明亮地穿越,如此低沉地诉说。

与他聊天,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和的态度,屈己尊人,彬彬有礼。一张英气的脸上,盈满微笑。不见高谈阔论,没有华丽的辞藻,我听到、看到的都是简单质朴、真实敞亮。我被他的温善深深触动。

这就是大家喜欢的小曾。1996年,小曾以一首《我的老班长》登上全国各大城市电台排行榜,享有“军营民谣歌手”美誉。20多年来,他的歌在军营内外频频唱响,很多怀抱梦想的青年跟随歌声来到军营,再带着歌声泪别战友、转身开拓新天地。

小曾原名曾德洪,生于红色老区井冈山脚下的遂川县。也许是那片热土有着太多革命传奇,小时候,他就有强烈的军人情结,井冈山独特的红色歌谣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有音乐天赋的他曾梦想考上音乐学院,但未遂人意,音乐之梦随着考试落榜破灭。幸好,那一年县里征兵,小曾如愿以偿穿上军装。“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虽然没戴上呀大学校徽,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这首歌真正唱出了小曾的心声。

因音乐方面的特长,小曾被连队指定为教教员,一当就是3年。当时条件很艰苦,在战士们进入梦乡时,小曾仍在被子打着手电筒画着那些“蝌蚪”音符,就是在这一笔一画里,他遇见了自己人生的精彩。那时每月津贴只有18元,小曾省吃俭用,靠着平日的积攒买下一件“奢侈品”——一把180元的“红棉”牌吉他。这就是这把吉他,陪伴他写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军营民谣。如今,这把吉

短笛新韵

## 心拴着海岛

■刘忠全

回家探亲,半月还不到,一颗心整天挂着海岛。坐也不安,站也不稳,说什么听不到潮声手脚无着落。

早晨洗脸,妻子端上一盆清水,他用舌尖舔舔,唇边留一丝微笑:岛上的水并差不多竣工了,那水是否也这般甘甜这般美好?

串亲访友,他领着妻子掘山沟,给战士的母亲送一包草药:大娘,您的儿子托我来看看,有什么事尽管对我唠。

深夜变天,电闪雷鸣,他起身喊几回,辗转睡不着:天线得加固,器材得盖牢,这阵子能回岛该有多好!

天没亮,他已收拾好行装,知他脾性的妻子,扭着脸唠叨:说啥想家念俺,光是嘴皮巧,人家的心给你,你的心却拴着海岛。

他走过去,抚着妻子的肩,一双眼,像两团火在烧:真恨不能把心掰开,一半留给你,一半带回岛。

## 中国军人

■赵玉亮

激昂起青春的血性迸发出担当的豪情千里边关的铜墙铁壁万里海疆的猛虎蛟龙扫除乌云布满阳光化作辽阔地图上雄鸡报晓的高声吟唱变成蔚蓝天空中鸽哨声声的欢快飞翔将生命的光芒凝聚到老人幸福的笑容里融汇到孩子甜蜜的歌声中